

我的老家在杭埠河与巢湖的交汇口处，它的名字叫滨湖仓拐。是个典型的有湖有河有田的鱼米之乡。

很多年前，我家的青砖小瓦屋子就盖在长满泡桐树、柳树和大叶杨的高高的杭埠河埂上。屋前有清澈、平静、宽阔的杭埠河以及河面上“呜呜呜”行驶着的冒着轻烟的小轮船；屋后是肥沃的圩区，是一望无边的庄稼地，大片大片地翠绿或大片大片地金黄。

那时候，杭埠河上随处可见木制的小船，尤其在打鱼人家，几乎是家家必备的。那种小船呈盆状，且两头尖中间宽大，像猪腰子，所以叫做腰盆。这些大大小小的腰盆既是滨湖地区渔家的主要生产工具，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一张腰盆，一两把长或短蒿，就可以随意行走杭埠河，便捷又灵巧。

但腰盆还是有缺陷的：第一它不够安全，遇到大风大浪容易翻船；第二它运载量太小，只能承载三两个人；第三它全靠人力，不适合长距离的交通。

当时，汽车还没有延伸到乡村，火车更是遥不可及的东西。真正作为长距离出行工具的，还属小轮船。杭埠河上的小轮船模样雄俊，通体钢铁构造，阳光照在油漆得明晃晃的船体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小轮船浑身散发出卓尔不群的骄傲气度。相比而言，小轮船简直就是不可一世的大花猫，小腰盆们就是可怜的灰老鼠。

最让腰盆羡慕的是小轮船还会发出或低沉或高亢的汽笛声。那些“呜呜呜”或“突突突”的鸣叫声，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轻易地就割破了乡村的宁静。

那时，杭埠河上小轮船的航行路线是从合肥出发经过南淝河，入巢湖，横穿巢湖，进入杭埠河，顺流而上，最后到达三河镇。

小的时候，我和哥哥姐姐们有时去三河镇玩，我们往往就会乘坐

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我做了一场梦。在梦里，我是一株木绣球，在粘稠的风中摇曳生姿，在晦暗雨中飘摇独立。明艳的春天中也有灰暗的部分，而我也有我的明暗面。明亮的部分，长出了绣球花；灰色的部分，长成了绿叶。

雨天并不适合交谈，适合一个人走，一个人思。即便是结伴同行的两人，也大多没心情交谈。我想，天上是否存在着一位擅长作画的仙人，可偏逢他失意，于是提笔纵情，无意中几滴勾勒天地的颜料中掺杂了几滴笔墨，造就了烟雨朦胧的天气。

在雨中，光影的界限被模糊，天是鹅蛋青色，天地一色，水乳交融，街巷是雾蒙蒙的，人的心情也是。唯有那草木在雨水中的绿意愈加盎然，愈



杭埠河上的小轮船

方圣



展翅 汤青 摄

杭埠河上的小轮船。我家河对岸的新河口就是一个轮船站口。我们乘坐木渡船渡到对岸。

从新河口到三河，1角5钱一张票。我们兄妹四人一般只打三张票，在过检票口的时候，他们把我夹在当中，我就会象泥鳅一样地钻进船舱。省出来的1角5钱，我们就去买小板栗或甘蔗吃。那时候的3角钱可以买到两大盅小板栗或两根老长老长的甘蔗。分食物的时候，我总是得最多份的，哥哥、姐姐们总是让着我。有时候，我的那份吃完了，他们的口袋里还会余一些，我就会向他们讨要。起初，我以为他们不太像我这样喜欢吃零食。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余下的这些是要带回去给爸爸、妈妈尝尝的。

从新河口到三河镇，15里的水

路，大约要行驶一个小时吧。小轮船“突突突”地一路往上游开，划破杭埠河的宁静。我们扶着轮船的栏杆在甲板上快活地来回地追逐着、奔跑着。两边高高的河埂上的葱茏的树缓缓地向后移动。偶尔会遇到对面行驶来的运沙的货船，在擦肩而过的时候，我们会将手笼成喇叭状，向货船上的船工喊话问候，船工们总是憨憨地笑着或向我们挥手致意。路上还会经常遇到一些划着小渔船撒网的渔民。小轮船早早地就会拉响“呜呜呜”的汽笛发出提示。渔民不紧不慢地撑篙将小木船闪到河岸边，手提着湿淋淋的渔网等着我们的轮船驶过去。轮船驶过掀起一阵阵浪花，拍打着小木船。小木船摇晃着，但船上的渔民却笑眯

雨夜

朱欣然

加清晰，被微弱或匆忙的风吹拂过，裹挟着草木的清香和泥土的气息。雨水的脚步在窗台上逡巡，像是断了线的珠子。湿答答的铁栏杆上汇集了众多的雨水，滴落在蓝色的屋檐上，啪嗒啪嗒。远处的森林中，有不知名的小鸟在引吭高歌，断断续续却又渺茫。

虽是白昼，天色却有些暗淡，家家户户也大多亮起了灯火。有对夫妇正在收衣服，透过他们焦躁的表情和嘴上的动作，我猜想他们是在抒发对这场雨的抱怨。路过一所高中，恰逢学校放学。走出来的学生，或在父母的叮嘱中钻进臃肿宽大的雨衣，或是结伴同行、嬉笑怒骂，偶然也有一两个嚣张的男孩子，骑着电瓶车呼啸而过，溅起高高的水花，不顾身后的怒骂声消失在蒙蒙的细雨中。门口的小摊依旧热闹，烤肠店门口聚集着很多雨衣雨伞，一根新出炉还热乎的烤肠会被分给

两三张小小的嘴……雨带来的郁闷、湿气，还带来几缕烟火气。这是属于人间的雨。

雨声，时而清幽冷淡，时而轻快律动，降落在人间的迷离灯火中，流淌在嶙峋的屋檐上，疏离于木绣球的花朵与枝桠，凄凄切切，颇有禅意。电线杆上的几滴雨，交融或分离，最终也滚落于地面，交汇成一汪水流，流入城市的褶皱之中，奔向远方的江河湖海。像是人与人的相遇，得失离散，周而复始。

雨天，你可以选择沉沦，也可以接受雨水的浸润，昏昏醉醉中，思想也变得粘糊糊的，却又感受到了自然将歇的宁静。在雨中，我想起了远方的乡音笑颜，想起荒岭上沉睡的奶奶，想起山野间苏醒的小跳蛙，想起雨中古庙的钟声，想起徽州古城的写生图，想起儿时的梦境。儿时的梦是荒诞却也不乏天真的，梦里的

眯地站得稳稳当当。

河埂上总有些挑着担子或扛着锄头的行人，他们听到轮船的汽笛声，有时候会侧过身驻足观望。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看到那个穿着打了补丁衣服的少年，会不会看得清那个少年单纯的快乐的笑脸。但我眼尖，我是能看到他们的——我能清楚地看到他们淳朴的知足的表情。我对着他们快乐地大声地喊：“上城啦，上城啦！”

有时候，远远地我看见在河边洗衣服或淘米的大嫂、大娘们，总是跑到船头，将手高高举过头顶作连续划圈的动作，喊：“注意啦，注意啦，轮船来啦，小心浪花呀！”洗衣服或淘米的大嫂、大娘们直起腰，乐呵呵地端起盛衣服、米的盆子或篮子，退后站到较高一点的地方，笑咪咪地看着我。轮船驶过，跳跃的浪花正扑在她们的脚下。

很多年过去了。

那个穿着补丁衣服的快乐少年早已离开了杭埠河离开了三河镇离开了那个有着大片大片翠绿或大片大片金黄的庄稼地的乡村。

杭埠河还在平静地流着，但水已失去了从前的清澈了；河埂还是高高的，但更高的一幢幢的楼房压疼了、遮挡了曾经葱茏翠绿的树木。

小轿车、出租车、中巴车、大货车、摩托车以及三轮车在河岸的马路上来来往往地奔驰着，卷起阵阵尘土。那些小时候在杭埠河坐轮船的美妙的经历仿佛是一场恬美的梦境了。我站在老家的门口，试图回忆那些往事，但记忆仿佛隔着现实模糊的毛玻璃。

杭埠河上再也找不到那个“突突突”地缓缓行驶的小轮船了，再也找不到满载的温和而知足的那些笑脸，再也听不到那些高声的“小心浪花呀”的善意的呼叫了。

河埂上那些挑着担子或扛着锄头的行人呢？还有，那些在河边洗衣服或淘米的大嫂、大娘们呢？

我不仅仅可以是木绣球，也可以是草丛里的西瓜虫，可以是角落里淋湿的猫咪；梦里虽没有雨雾遮掩，却看不清人脸。梦里的我也不孤独，我和猫猫狗狗花鸟鱼虫玩耍，也会有一群陌生的孩童作伴。我们在空荡的山谷中呐喊，如同山野上的风般自由自在。但人世间没有很多长久的梦，孩童们也四散如满天的星星，再也没有闯入我的梦境。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拥有那样离乱又天真的梦。而我也渐渐意识到，我已经远远走出了那片山谷，一如稚童的少时光阴，一去不复返。

当我再次睁开双眼，已不再是一株木绣球，而是存在于城市里的一个真真切切的人。我偶然想起上周想拍却一直拖延没有拍的夜樱，走到树下却只看见散落满地的落花。它悄悄地来，也悄悄地离去，甚至没有留下一丝暗香浮动。我们生命也曾有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一瞬间，或人或物，就像一枕未竟之梦，也如同一首未完结的诗，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结。我们对它们的大部分印象或许已经模糊了，但总还会留下最美好的一帧，在每个雨夜怀念。